

九峰雪霁 画境何在

蒋金乐



金华汤溪九峰山实景

上篇 / 汤溪九峰山考察

雪,在中国传统艺术中,因其冰清玉洁的气质而极具感发人心、激荡性灵的催发作用。《九峰雪霁图》为八十一岁的黄公望在大雪中所写。奇的是,画止雪亦止,“亦奇事也”。

清人吴升在《大观录》描述此画:“山峰纯是空勾……林树用破笔作枯株,而坡石点苔,更不着一完笔……一片精彩,神来气来作也。”

巧了。

作家兼书画家郑竹三先生,老家在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。2023年1月,他发信息给我,说,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可能画的是汤溪九峰山,邀请我去实地考察。

之前,我看到的主流观点,《九峰雪霁图》的画境是在上海松江。理由就是,松江有九峰三泖之说,黄公望在松江又多行迹。

2月,经郑先生介绍,我与金华市汤溪新乡贤联合会邱开祥会长互加了微信。很快,他发给我一张摄影图片,是他们新乡贤会的会刊《九峰》封面。图中山貌酷似《九峰雪霁图》画境,令我惊讶,也激发了我要去实地看看的兴致。2017年夏,我曾到松江采风,但是没有看到类似《九峰雪霁图》的山景。

下篇 / 《九峰雪霁图》考证

回家后,我一直在找相关资料,以及图像分析,现梳理如下。

一、《九峰雪霁图》画面特色

前文已有所述,画中山形丹崖岩峰,此为地质丹霞地貌之特征。而松江之山形相去甚远。

乾隆朝《汤溪县志》中的地形图《九峰山图》与《九峰雪霁图》之画境高度相似,惟角度略有变化而已。

二、黄公望的题识解读

全文是,“至正九年春正月,为彦功作雪山次,春雪大作,凡两三次,直至毕工方止,亦奇事也。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,书此以记岁月云。”

1.黄公望开笔《富春山居图》是至正七年,至正十年时题跋,说,“阅三四载未得完备,盖因留在山中,而云游在外故尔”,而画《九峰雪霁图》是至正九年,正是他自谓“云游在外”的时间。因此,从时间上来看,符合黄公望自己的说法。汤溪在富春江上游不远,如乘船到兰溪,去汤溪仅十公里,已很方便。也就是说,八十岁左右的黄公望,在时间和地理上,都有可能“云游”到汤溪。

2.此图“为彦功作”,彦功者,即班惟志,字彦功,今河南开封人,诗人、书法家,至元三年(1337),为平江路常熟州知州;至正初,为江浙儒学提举司提举,后卒于杭州。从其行踪可见,他与黄公望有不少相互交集的点。

3.非常重要的一处断句,即“为彦功作雪山次”,还是“次春雪大作”?

我认为,应该是前者,次在此处,即舍也,意为临时住宿。后世不少画家喜欢在落款时写上“时次”“旅次”或“客次”之类的词,说明是在旅途中的住宿。“雪山次”,也就是说,黄公望在此雪山中的临时住宿,雪中临时的山居。而画中,正有两组房舍,分别在主峰左右,房舍有多幢,其中就有黄公望自己的临时住宿。说明他只是“云游”,而非长住。

4.黄公望没有给画取名字,就如《富春山居图》一样,他自己并没有命名,《九

松江的山不高,据说,最高只有100来米,九峰也散在各处,没有层峦叠嶂、崇山峻岭之貌。

我去电邱会长,建议他查查老县志,能否发现有关黄公望及此画的史料。同时,经郑先生联络,我决定3月10日至11日,赴汤溪九峰山实地考察。

3月9日,邱会长发我图片,是乾隆年间《汤溪县志》上的一幅画《九峰山图》(《汤溪历史上设县,1958年撤县,并入金华县》,此图只是线描地形图,但是山形地貌、构图布局,与《九峰雪霁图》几乎同一画境,只是角度稍有变化而已,地形图稍为侧峰一点。

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,于是,10日下午到达金华市里,与邱会长等人见面,夜宿市区。次日上午,即去四十多分钟车程的汤溪九峰山。

进山不久,迎面就是一柱丹崖岩峰,也即《九峰雪霁图》中的主峰,早地拔葱,红色悬崖,状若莲花,峰顶有土,树木丛生。这,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。

从左手山峰,绕行至主峰,有九峰禅寺,寺后,有大平台,岩中有巨洞,洞口上方,刻有四个大字“九峰仙洞”,落款万历乙酉陈茂鸞所书。陈茂鸞是明朝万历年间汤溪知县,在位八年,福建

峰雪霁图》是后人所冠。

元末邵亨贞《蛟木诗存》卷七中,有《一峰道人画九山雪霁》诗,首句是“大雪漫空暗九山,晋人遗迹杳难攀”,可以确定,邵诗所吟即此图,他的诗题称“九山雪霁”,意同“九峰雪霁”。至于《九峰雪霁图》为何时何人首题,我现在能找到的史料,是明朝董其昌,他在一个仿本的诗塘上,题有《九峰雪霁图》五字。董其昌是松江华亭人,是否容易令人误解,此汤溪九峰成了松江九峰,也未可知。

邵亨贞的这句诗很重要。因为点明了画中有“晋人遗迹”,此“晋人遗迹”所指谓谁?很显然,是晋人道学家葛洪。前文所述明万历陈茂鸞所题“九峰仙洞”之处,即是葛洪炼丹处。

邵氏此诗之重要性,不仅点明了画中有“晋人遗迹”,还印证了黄公望来此处的一个理由,因为黄公望本人是全真教道士,他慕名前来探访前辈道家名迹,自然也是名正言顺之事。

三、黄公望到过汤溪九峰山吗

元朝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在介绍黄公望时,开头就写道:“黄公望字子久,号一峰,别号大痴,浙江衢州人。”(见崔卫《黄公望》2006年版)

夏文彦是黄公望同时代人,又是松江人,他的说法,应该可信。并且,黄公望过从甚密的好友杨维桢,还为此书作了序,说明也认可“衢州人”的说法。当然,杨维桢和黄公望在富阳相处多年,因此在杨维桢的文章中,称“大痴哥,富春人”,富春即富阳。可见,黄公望云游在外,何处落脚,很容易被称作何处人。

但是我一直奇怪,黄公望怎么会是衢州人呢?

这次实地考察,又查阅了乾隆《汤溪县志》,我忽然明白了此中玄机。

县志“九峰山图说”条目,可读出下

闽县人。

查《汤溪县志》,东汉时龙丘苍隐于此,晋朝时道学家葛洪在此炼丹;唐朝时,贯休在此出家。可见,此地不凡,历来为道佛胜地。

九峰禅寺的永续和尚,为我们介绍了不少史上掌故。他也说,葛洪炼丹之炉,就在此洞中。

我进岩洞走了一圈,有三个洞厅相连,每个洞厅均有近百平方,洞厅高度愈进愈低,高处,人皆可直立行走。“居住条件”宽大便捷,颇为惬意。想当年,葛洪在此炼丹,硬件设置非常可观。

继续沿山道上行。不远处悬崖上,也有一洞,但离地面有十多米高,洞口刻四字“列仙洞天”,但无落款,不知何人何时所刻。洞天者,乃道家之谓也。黄公望在富阳的庙山坞隐居地,即自额“小洞天”。道家以为,天下有十大洞天,三十六小洞天,七十二福地,洞天福地,即为道家养生所居之胜地。

绕过一个山峰,丹霞地貌更加开阔呈现,石柱丹崖,群峰耸立。我强烈地意识到,已进入《九峰雪霁图》的画境深处。

列信息:

1.龙游山即龙丘山,即九峰山,东汉名士龙丘苍隐于此。

2.龙游山原属龙游县,明成化时划割给汤溪县。

3.山中有葛洪(字稚川)炼丹炉。

查龙游县历史:

五代吴越宝正六年(931),吴越王钱鏐以县邑丘陵起伏如游龙状,遂改名为龙游;

元朝,隶属江浙行省衢州路,元至正二十六年(1366),改龙游府为衢州府。

明成化时,九峰山划给汤溪县,而汤溪县属金华府。

如此,就清楚了,元朝时,黄公望时代,汤溪九峰山属衢州路龙游县,而龙游县一度改为龙游府,后来又改为衢州府。

那么夏文彦的记载就顺理成章了,因为黄公望曾住衢州路龙游县九峰山,所以就成了“衢州人”。

并且可以推测,黄公望“客次”九峰山的时间不会太短,根据黄公望“阅三四载未得完备,盖因留在山中,而云游在外故尔”的说法,即在至正七年到十年之间。如果只住数月,很难说他是“衢州人”了。

另外,从元人郑元祐的诗中,也可找到黄公望客次汤溪九峰山的佐证。

郑元祐(1292—1364),元时名人,与黄公望(1269—1354)同时代。早年居钱塘,后侨居吴中四十年,晚年命名其文集为《侨吴集》,集中有《黄子久山水二首》,其一云:

小點大痴谁复然,画山画水亦随缘。悬崖绝谷喷流泉,此中即是安养地,九品莲华光烛天。(此诗现存五行)

诗句证明,黄公望选了一处“安养地”,山形如“九品莲花”,此地“悬崖绝谷喷流泉”,所写之景,俨然汤溪九峰山也。综上所述,画境与实景相合,大痴又



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

曾作“衢州人”,在九峰山有“安养地”,因此可以确认,汤溪九峰山,确乃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之实景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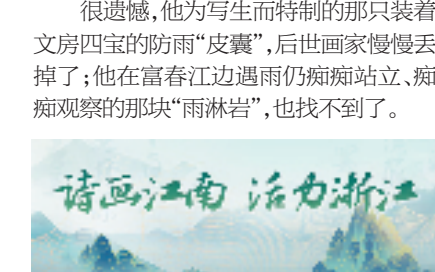
并且我很自然地联想到,他的《丹崖玉树图》之画境,也可能在汤溪九峰山,所谓丹崖者,乃丹霞地貌也。

甚至黄公望的《快雪时晴图》也值得探讨,因为画中山形也具有丹霞地貌之特征。此画有黄公望多位友人题跋,但惟一署明年款的,是元朝婺州路(今金华)义乌人黄潜(1277—1357),他的跋文中,有“至正五年九月二十日黄潜观”,因此,至正五年即为此画创作之下限。

黄潜是元代“儒林四杰”之一,不附权贵,被誉为“冰壶三尺,纤尘不污”,号冰壶外史,与黄公望交谊匪浅,世传有黄潜至正十二年临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本子,我在上海一次拍卖会上见过这个本子。有清人高士奇和民国张大千等人的题跋,对背后的故事亦有所涉猎。拙著《未解富春山居》对此有所记述。但是对两人的交往时间线,尚未梳理。那么黄公望在之前就有可能到过汤溪九峰山。他24岁开始任浙西廉访使书吏,直至40多岁,元时浙西是指江浙的大部分地区,当然包括衢州和婺州(金华)这一带,因此这里也是他的工作属地,从理论上来说,他应该到过汤溪这一带,更何况他的书吏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年多,他有充足的时间,走遍浙西大地。

通过此次考察和考证,结合我对《富春山居图》实景地的发现,进一步证明,黄公望的确是非常重视写生的山水画大家,他的画境,往往有可资对应的真山真水。

很遗憾,他为写生而特制的那只装着文房四宝的防雨“皮囊”,后世画家慢慢丢掉了;他在富春江边遇雨仍痴痴站立、痴痴观察的那块“雨淋岩”,也找不到了。



心香一瓣

永别了,老战士

朱方洲

与疾病搏斗了112天,老战士最终未能将布满弹孔的战旗插上山顶,轰然倒下,化作了永恒山脉的一部分。4月22日12时20分许,父亲与我们永别,享年95岁。

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云:夫大块载我以形,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,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辛劳、勤劳、耐劳、善劳是父亲一生最鲜明的写照。父亲早岁家贫,在茅屋里出生,在林莽里成长。排行老三却被压上老大职责,16岁曾与祖父外出谋生途中染上天花。此乃当时不治之症,虽侥幸逃过一劫却成为日后父亲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——落下气管炎病根。

成年适逢国家有难,朝鲜战争爆发,1951年4月,22岁的父亲毅然听从祖国召唤,瞒着双亲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,经历大小战役生死考验及战后朝鲜重建,火线上入党,部队里扫盲,出征4年11个月,荣立三等功。其间一役卧雪洞三天三夜,成了其晚年又一大困扰的双腿动脉硬化诱因。

1958年夏,奉调参建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安江水电站,三年困难时期又响应国家号召精减下放,从此后半生被牢牢锁定在农民身份上。回乡后父亲成为村里第一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、第一任生产大队队长,而后又率队赴深山老林开辟畜牧林业发展村集体经济,养羊数百头、造林近千亩,场长一干就是十七八年,多次荣获全县先进典型。

改革开放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父亲农活“好把式”得到全面释放发挥,他承包的责任田总是产量最高、种植的庄稼总是长得

艺文志

那棵树

隐现了唐代书圣

周孟贤

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,有一棵树没有随着远去的岁月远我而去。相反,它随着时光的脚步向我越走越近,它在我的心里耸立着、葱郁着。

1981年8月初的一天,我前往莫干山芦花荡参加省作协召开的诗歌年会。记得那天下午会罢,应著名诗评家骆寒超先生之邀,我和亚洲等五位诗人走进芦花荡的小会议室,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诗和当代的诗歌现象。突然,窗外电光闪闪,雷声隆隆,转眼间乌天黑地、狂风大作、墨云翻卷,在一次次炸响的霹雳声中暴雨倾盆而下——不,宛如天河决口,大片大片的瀑布冲泻在莫干山上。

我久久地临窗眺望,看见山上的树被狠狠砸下的响雷压弯了腰,随即又直起,发出一声巨响,似乎将雷反弹入深谷。有一棵树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,东倒西歪,忽而拖地,忽而刺天……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、奔突着。这是一支笔,一支刚收紧又放开、刚磨擦又撇捺的笔,是张旭、怀素的笔!一千多年前的笔仍在狂!仍在颠!这支在狂风暴雨中飞动的笔,使我想起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笔下的“粗头乱服”四个字。

我觉得此树似在隐现嗜酒如命、深醉时挥毫大吼,并将头浸入墨汁书写的张旭。

此刻,他在色如宣纸的天幕上书写什么?每每看他的字帖,我总觉得他一定是个非常灵动、灵敏的人,是个大开大合、气度不凡的人,是个潇洒磊落、倾情于笔墨的人。古人刘熙说得

好,“观其人莫如观其草书”,他用他的草书勾勒了他,且凸显了他在狂草时达到的物我两忘的高光状态!唐代的文化高峰就是因他的“狂”更为高峻,一代代书家就是因他的“颠”五体投地、服服帖帖;他的草书动静交错、跌宕起伏,那些动人心魄的阳刚线条宛如金蛇狂舞。

烟雨弥漫中也隐现着另一个书圣。我自然想起“幼而事佛,经禅之暇,颇好笔翰”的湖南零陵人、草书被后人称之为“狂草”的怀素,他对我苦苦练字、在书山跋涉的超拔精神,久久地、久久地边念叨边折服。试问,有谁能像他因买不起纸,在木板和圆盘上练字,后又又在寺院附近的荒地上种植一万多株芭蕉树,在蕉叶上书写。为

最棒。

直到80岁后子女给他在县城买了“洋房”,父亲才真正过上了有史以来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“尽吃尽玩”生活。他也很会享受晚年的安逸,虽爱打牌也不搓麻,但乐于读书看报、蒔花弄草、摆弄手工、喝茶养生。

2020年10月,92岁的父亲喜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纪念章。2022年7月,94岁的父亲又喜获中共中央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时代的一粒灰,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。历史的沧海桑田,只有深深地耕耘过才会感知其中之苍凉;时代的喧嚣巨变,只有切切地卷入过才能体味个中之滋味。

我想,父亲应是家族同辈中历史感、时代感、使命感最强烈的中国农民了,九十多年一路走来,任雨雪风霜只素心以待实属不易,真可谓是志闲而少欲,心安而不惧,形劳而不倦者也。

概而言之,他应该是那代人中既最受苦受难,又最幸运幸福的典型。作为一个普通百姓,父亲的一生应该是心满意足了把。

父亲有气管炎基础病,今年春节前,一场大病将其肺部摧残得满目疮痍难以恢复,期间曾三次住院、一次入重症监护室。

然而,父亲非常自强自律,始终心清身洁,出院后仍坚持在病榻上做手脚抬举运动。甚至临终前仍未意识到大限将至,正要吃午饭准备再去住院,但120上门仅五六分钟却发现父亲已无心跳,亦可谓安详而归。

父亲,你安息吧!

了不剥落、节省叶子,居然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挥毫,一年四季任太阳烧烤,任寒风刺骨,任手肤迸裂?有谁能与之比肩——像他那样视书法艺术为生命的唯一?

此刻我沿着怀素的线条掉头前行——走向唐代,看看狂僧怀素的模样和他如何行走,看看他如何挥毫,是否缓则雅行,急则镌厉,抽如雉啄,点如兔掷;看看他在书写中的狂态,他的笔法是怎样收放启合、随心而动;那墨迹的深浅浓淡如何酌情而染,看看他在苍虬涌动、跌宕起伏、意韵漫溢的行笔中,如何释放自己纯真、豪放的情怀。也要问问他如何直追“二王”,心慕张旭;问问他手中的笔,如何由性情由一颗心去运转、去飞动;问问他在书法诸多“体”与“类”中,为什么独独钟爱、沉醉于草书。

雷声渐渐远去,暴雨渐渐收敛,狂风渐渐减弱,如浪的墨云成堆成堆地堆在天的远方,灰蒙蒙的天色在风的吹拂中亮了起来,整个大山终于归于宁静,一片空明。

我面对那棵恰似笔头朝天又恰似人影的树,想:也许狂草的精髓不在于表面的张狂,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“静”和“空”。大文豪苏东坡说得好:“静故了群动,空故纳万境”,不是吗?一颗浮躁的、势利的心,能自由自在纵横驰骋吗?情不能专,墨能畅吗?神不能凝,笔能狂吗?“颠”张“狂”素告诉我们,欲让笔墨酣畅淋漓、线条随意变幻,只有在情纵神驰中才能得之、才能完成。

转瞬,我的思绪回到了诗歌,作为诗仙的李白,作为诗圣的杜甫,他们所以能写出“狂颠”史册的伟大作品,难道不与他俩的心境空明有关?

我对自己说,书法也好,诗歌也罢,绝不是谁都能狂、都能颠的!有些人的“狂”和“颠”,是一种无知,是一种可笑。它既不能让观众审美,又不见作品中的情感表露和深厚功力。能狂,且狂起来;能颠,且颠起来,如张旭和怀素者,是惊人的天赋和惊人的艺术修养作保证的,是让自己始终保持心灵世界的纯净、纯真和空明!当然,我也问自己:我的心灵世界呢?那些喧嚣、那些功名利禄,是否尚未近身便在心灵的远方烟消云散,无影无踪?